

《世界经典名著》

权利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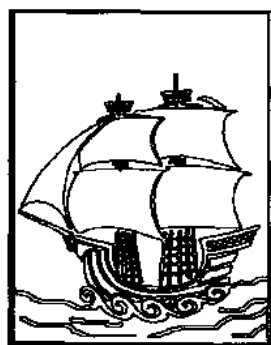
〔德〕尼采



Quintessence

权力意志

[法] 尼 采 著
杨卫华 译



《权力与意志》的主要内容是张扬权力意志。作者尼采认为上帝的假设毫无意义，因为上帝是难以想象的。基督教的原罪说是荒谬的，它只不过是上帝同情人类的借口而已，甚至可以说，上帝对人类的爱是以假定人类有罪和渺小为条件的，基督教对生命加以否定，宣扬宽恕和自我牺牲的处世原则，是弃强就弱的奴隶道德；它张扬虚伪、平庸、怯懦的病态，是一种颓废的道德。而人类应该张扬权力与意志，建立“超人”的新型人格，超越自身，超越弱者，并充分表现自己。只有敢于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希望，才是充实丰富、伟大完全的人。

尼采是十九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他是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又是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在宣判了古典哲学终结的同时，以其对“意志”、“生命”的绝对推崇开创了人本主义哲学，并影响到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他的主要作品有《悲剧的诞生》、《曙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偶像的黄昏》、《权力与意志》等。

目

录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1)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243)
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257)
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秘书·····	(276)
为什么我是命运·····	(287)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897〉

人类如何才能被提升至赫然状态及精力之峰顶呢？思虑此问题的人首先必须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立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上看，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的正是那种使人类向着显赫方向前进的发展。因为，很显然，这种发展事实上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会群起而抗之，拒绝生命的光辉。为此，他们须得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代名词。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渲泄，就试图以幻想来把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屈服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

说谎力。由此，欲望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698〉

康德说：“对于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年），我可以断言：驱使人类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

〈758〉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在犯不着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同时存在。

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在美化自身——因为他们没有使自己闲适的本事。

〈61〉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免灾去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941〉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抛于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在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也使他们的天性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要看书、观赏戏剧，等等。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因为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

埋怨自己者的愿望。

〈725〉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理论：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1026〉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布为美德。

强有力的行为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一切别人的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控制。

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那种对个别伟人专制统治的信仰。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们不得已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了高尚的品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的话，他们本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935〉

基本类型：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获取——也不是为了自诩其善良，——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其前提是个人富有。

〈282〉

群氓的软弱产生了一种道德，它与颓废派的软弱所产生的道

德十分相似。他们心照不宣，二者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氓的支持）。群氓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群氓本身是不可估量的；然而，群氓却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体己的，不够亲昵的；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氓患病的呢？

〈974〉

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613〉

内心种种激情相互角逐，最后，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769〉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伸张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唯其如此，它才能发现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人化”就表现在：开始更真切地感受到，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我们虽然可以用蛮动粗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这意味着，更难使之臣服。

〈760〉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处置大众：因为大众试图保存他们的种类。

〈966〉

人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诸多的彼此对峙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丛生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使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



的对立面，将其变成为主导欲望的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最为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在植物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如：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如同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琢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氓之人。如果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先圣前贤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本身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组成议会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乃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群氓。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氓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氓倾向于维持现状，在它们心里找不到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使我们舒适（与伟大的新人带来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使我们个人感到安全和平等。这是因为，群氓在这方面心安理得地美化了自身的群氓本性，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

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氓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离的。因为灵魂的伟大涵养着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灵魂的伟大存在。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低劣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就更为虚假了。而且，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也就开始消失。正如回首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越肤浅、越粗糙，这个世界也就显得越有价值、越确切、越美、越有意义。体察得越深入，则我们的评价也就下降得越厉害——简直等于毫无意义！是我们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越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浮现：也许原来如此。

〈495〉



假如“不可欺骗”这一戒律受到驳斥，那么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强力意志。

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同时存在着两种意义。现实的含义就是，它乃是获取权力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按我们的喜好创设事物。对创设和改造的喜好——原始的喜好！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046〉

1. 要牢牢地保护好我们的感官，保持住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敌视感官乃是人最大的荒唐！

2. 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像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于视其为假的东西！

3. 我们的估价有益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到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宣称：“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只有败类才如此攻击整个建造的进程！

4. 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毫无价值吗？

5. 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困厄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棒，如此而已！

〈940〉

不可过份地求助于学说，那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求助于庸众。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级阶梯，站得更高的则是“金子般的本性”。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从不谈论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忍气吞声、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贬斥为：（1）伪善；（2）丧失良心——创造的天性自认为是冒犯、亵渎了上帝，惶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捆绑着。

野蛮人的表现说明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诅咒天性的激情与欲望——统治万民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懦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衰老和倦怠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科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拨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只是一句漂亮的话）。节制本身意味着艰苦、自我克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地

斗争。对节制美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甚或被否定了，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驾驶烈马、往来驰骋的快乐！强者的节制被视为软弱的适中！

总之：最美好的东西被褻渎了，因为弱者，这群肆无忌惮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沉寂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750〉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他们怯懦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意味着合格的伟人没有了。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扑倒在地。

〈874〉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始因！如果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可能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存在着较高级的人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谬论！因为如果这样，较高级的人最终就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来衡量自己——并引以自豪，而且会以为应该抛掉他们身上一切较高级的品性。

尼禄和卡拉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群氓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965〉

在我看来，各国的革命、混乱和民众的灾难，比起身处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切勿受骗：因为，一切群氓的苦难之和在伟人眼里也算不得什么。——身陷缧绁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这可能是一种伟大品格的象征，这种品格会征服人类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872〉

一个人能为自己取得多大的权利，是同他给自己定的义务和使命成比例的。较高级的人清楚地看到最平庸的人无权生存。他为他人感到不幸。

〈964〉

伟人清醒地意识到他统治国民的权力，清醒地意识到他同一个国家之间、同一个时代之间的一致性只是暂时的。——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而且，伟人新谋求的各种手段都各有特色，具有独特性，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他们还喜欢去规定那些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上当受骗的爱——有一种爱极为神圣——它对其所爱，既蔑视又钟爱；既改造又提升。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权力，人类的未来只有通过驯化和牺牲千万败类的手段，才能创造出来。否则，人类将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614〉



让世界“人化”，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595〉

上帝是不存在的；目的是没有的；力量是有限的——这就是我们的前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860〉

谈谈等级。“平等”带来的可怕结果，是最终使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364〉

人人都在谈论利己主义，可是请问：什么是自我？这个问题向来无人问津。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998〉

在统治者的彼岸生活着最高级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只是自己的工具而已。

〈757〉

现代社会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它试图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现代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至今没人弄清楚。

〈916〉

猖狂的教会都干下了哪些滔天的坏事？1. 禁欲主义——教会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极力宣传有必要进行禁欲主义的意志教育，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合格的国家公仆”，这就是我们荒唐的教育界所意欲的一切。这个“合格的国家公



仆”是一种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从来都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一个人是否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是否可以作出承诺，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但他们却弃而不顾，不对这些方面进行任何教育。反之，却设立各种名目的考试要求人们通过。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就结业了；2. 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3 “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想逃避的是“义务”，而不是“诱惑”。它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因为暴政谴责我们。我们的力量在反抗暴政中耗费殆尽；我们试图在自主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但暴政不容许我们这样做。（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4. 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会破坏一切节日的欢快气氛。为了消除这种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从那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无法堂而皇之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地道道的异教；5. 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唤起对自身的激情而不借助道德公式：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依靠道德的程度；6. 死亡——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应升华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意愿。



〈1056〉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伟大的驯化思想，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

〈754〉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862〉

急需一种坚强有力的学说来达到驯化的目的，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衰退的种族要被灭绝。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玷污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以“道德”为名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奥古斯丁，班扬）。——取消普选权（就是依靠着这种东西，最低级的天性在为高级天性立法）。——消灭平庸及其影响。（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式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67〉

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始终如一的本质，以前世代代的人们采用的手段是：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祖先的信仰演变出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现在，地产分散了，成为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每日例行的祈祷为报纸所取代，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938〉